

黑葬●红葬

杨润勤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作者

杨润勤，

杨子、杨之、杨
于山东省宁阳
后望峰村。做过通讯员、出纳
员、主管会计，86年调文化馆
任创作员，91年毕业于山东
大学作家班。出版过诗集、报
告文学集，发表过小说、散文
等文学作品共逾百万字，曾
获省内外文学奖。系中国作
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，《山东
文学》特邀编辑、《作家报》特
邀记者。

黑葬 红葬

杨 润 勤

鲁新登字第3号

黑葬·红葬

杨润勤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工业大学印刷厂

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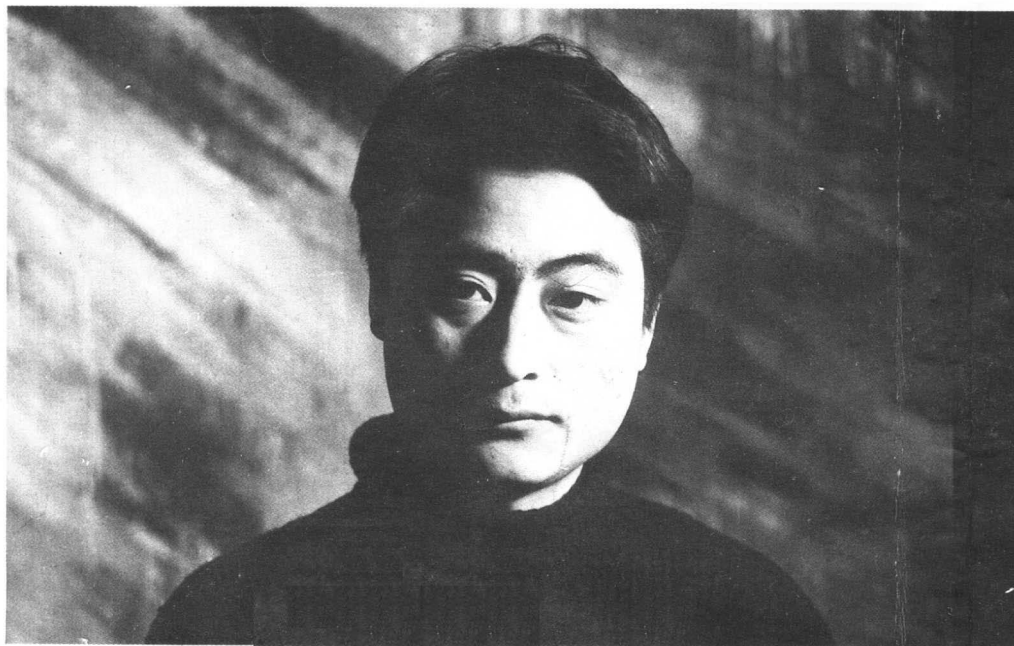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32开本11.875印张 2 插页296千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00

ISBN 7—5329—0929—8

I·844 定价 6.40元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几个魑魅魍魉的“魁奇”

这是一群人，这似一群人，这似一帮狗，这是一帮“~~人~~狗”。一群人模犬样做着“犬事”的人，一帮狗模人样，做着“~~人~~事”的狗。

狗、犬同兽。对文而言，大者为犬，小者为狗。对事而言，狗犬难辩。“熊虎之类，其子名狗”，疯犬野狗嗜血成性，凶于熊虎。助人作恶者又谓之走狗……

狗犬之能种种，不再赘言。

先认识几个匪中魁首，再来讲我们红红黑黑、盘根交错的故事。

借助百感交集的反刍，抚慰那些落难被“狗”吞掉，打狗被狗爪刺死的烈士灵魂。

1 张胡子的铜头绿柄小梳子

那个男人就这么血淋淋地挂在槐树的枝叉上，穿一件黑红衣裳。

风声如哨，槐树旁的玉米叶也在低低吟唱，日头焦毒恣惠起田野上团团热流，烤蒸着阴险的六月。那个男人发乱如麻，头上的血仍执著地流向脖颈、前胸，血染红了他的上身。黑脸汉子用一粒子弹又认真地剔着他的肋骨。一股更大的血泉在他的大吼声里，毫不顾忌地流经肚脐、小腹、腿根、大腿、小腿，劈头浇在

腿尖下的那丛嫩草上。他只是吼，每吼一声，树就跟着抖动一下。

他的全身似乎都着上了红衣。其实他是赤条条的。

“司令，又是一个钢嘴铁牙。”黑脸汉子把那粒子弹扔在地上，又用脚搓尽上面的血液。

张胡子仍在青石橙上细心地梳理着他的齐胸长髯。他极认真地梳，那把小梳子闪着紫黄光亮，在如雪的胡子上缓缓移动。他象抚摸着一股清清亮亮的泉水，一绺轻柔的丝线，一把轻盈的灯草。他似乎不知道眼前在干什么，似乎未看见两侧排成“人”字形的卫兵们。黑脸汉子和卫兵们都知道他那把梳子，如横拉几下就是砍头，竖着拉就是大开膛，等看见那个绿玛瑙梳柄就是撤走……

他仍是不紧不慢地梳理，微闭双眼，犹如虔诚祈祷的教徒。

那黑脸汉把那男人揣得如荡秋千。他身上也斑斑点点洒上了那个男人的血。

“你他娘的是石头疙瘩，八路是你亲爹热娘么？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！”他从地上又拣起那粒子弹。那个男人已经嚎不出来了，他剔一下，他就艰难地摇下头。那个男人的血已经没从前那么旺盛，身上的“衣裳”越发黑了。

他梳得似乎缓慢了许多。那黑脸汉子的汗在下巴上滴嗒。那个男人试着抬了几下眼。

“张司令，把他砸成酱也白搭。”黑脸汉焦急地瞄眼那梳子。

他大概梳累了，脸上滚落下的几粒汗珠，爬到他的洋布长衫上，留下几个鲜亮的湿点。他慢悠悠地立起来，弹掉长衫上的尘土，撩衣拿出乌黑的左轮枪，若无其事地伸伸胳膊，那男人的左耳朵上便留下一孔很圆的洞。他的左手并没停止梳理：“会长先生，再不说就永远不能说了，也就看不见你妻儿老小怎么步你后尘啦！……”

那男人抬起头，眼亮如灯，那声如雷叫喊震落了张胡子的铜头绿柄小梳：“张胡子我日你八辈祖宗！”

张胡子脸红如血，把梳子重握在手，胡子轻轻抖动。顷刻，他又镇静下来，轻舒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骂得嘴渴了吧？陈良子，让会长先生喝碗龙井大茶吧！”

被唤做陈良子的黑脸汉把那汉子从树上松下来，拖至树旁的一口井边：“司令，清汤茶还是浑汤茶？”

“浑！”

一堆黄土被推入井内，土烟从井口慢慢升腾，而后，被风卷得在玉米地上空打着旋儿。那男人就在这黄烟里头朝下被推入井中。然后，陈良子又将那块硕大的青石板四平八稳地盖住了井口。死亡之门，就这么被黑脸大汉简单自如地扣死了。

风声如哨，槐树及玉米叶都在低声呻吟；日头焦毒，烤焦着阴险的六月。

张胡子坐在那青石板上呼呼噜噜又连吸了三袋水烟。

2 王冠三的“九路军”

王冠三的祖父看大坡，饿死在乱石岗上。三条黑狗，仅一袋烟的工夫，就把他撕得只剩几根白骨，没留下一点血印。他爹死娘改嫁，成了一根苦草儿。

王冠三当了地主的狗腿子。杀了人，在南四湖打了几年游击，又回到宁阳的枣林里“做活儿”。他野心很大，就投靠了张胡子，做了“剿共”突击队长。他是个杀人狂，只要听见一丁点和“八（路）”字有牵连的人非杀不可，他称自己的突击队是九路军。

北庄有个黄小，小两口卖烧饼。“突击队”几乎把他吃塌了铺。一日，王冠三吃罢，吹虚他的九路军。

黄小说：“没见过九路，只知道八路。”

他两口子就轻飘飘地被推到大街上，然后，被人按跪在王冠

三脚下。

“你见过八路，没见过九路军？老子就是九路军的祖师爷！”
王冠三嘴角那块肉颤抖不止。

黄小说：“我以为八路打日本那么厉害，九路更厉害，没想到你王队长是九路的头儿！”

王冠三一脚把他的牙巴骨踢落：“爷爷让你认识认识九路军！”黄小耷拉着牙骨，嘴里又呛进半把黄土，只顾在地上哼唧。

黄小媳妇说：“放了俺吧，你都吃了俺三百九十八斤八两烧饼。”

王冠三嘿嘿尖笑。

“放了俺吧，九路祖师爷，俺公公是瘫子，婆婆是个瞎子，俺也已经有喜七个半月了。”

王冠三仰面大笑，抽出匣枪在手里来回掂量，欣赏着两颗头颅：“念你们初犯，念你们的烧饼焦酥好吃，念你们磕头很累，本九路军祖师爷决定，不再麻麻烦烦刀捅或活埋，让你俩痛痛快快归西。”说毕，两颗子弹勿勿钻入他俩的眉心，血如溪流浸泡了好大一片黄土。

傍晚，乡邻们才怯怯赶来收尸，见他两口头挨头靠在一起。黄小媳妇的裆里还生下一个血肉蛋。庄上的收生婆轻轻掀掉胎衣，露出了一个全毛全翅的血孩子，还生着一个豆粒般大小的小鸡鸡哩！

3 黑 戏 子

夕阳如球。秋雾徐徐而来。满山的枣林红若彤霞。麻花样的山路变得阴森起来。

张培旺背着“匣子”，歪歪斜斜从雾中上了那条小径。他哼着高调梆子戏：

小生我自幼学武艺，

转眼间已是一十七，
孔孟诗礼我不提，
公子王侯我不理，
俺爱的“二八”那些大闺女。

.....

他是唱戏迷，时常舞枪弄棒。打金枝、骂金殿、曹庄杀妻、牧羊卷；江东、战船、宇宙锋、哭头、跑坡、临潼山。这些戏文都能唱背如流。

他这次和张胡子司令“剿共”之余，就去酒馆和老板娘喝了花酒。贪花掉队，他倒觉得很得意。

听到了高调梆子戏，那个挎着竹篮的新媳妇，就趴在了路旁的野枣丛里，慌乱中却忘记了丢在道上的红包袱。张培旺捡包袱时就瞅见了那双红绣鞋。于是，她被他仰面朝天拉到道上，三两把就捉住了她抖动的两只奶子。

“俺有男人，俺是刚过门的新媳妇……”

张培旺似乎全然没有听见。

“你丧天良，天打五雷轰挨枪子杀你狗头……”

他乐呵呵哼着戏，重复了他与老板娘刚刚做完的动作后，用枪柄砸昏了她，蘸着他美丽的血，把她身体主要部位抹成红色。继而，把她红褂、绿裤、绣鞋堆到她两腿之间点着了火，并借那把火吸了根烟，吐了会儿烟圈儿。

他挎上匣枪又歪歪斜斜地走，哼的已不是高调梆子：

日头三竿奴才起，
叫醒郎君赶西集，
出了大门往西拐，
瞧见一个卖梨的，
有心让郎尝尝鲜，
又怕沾凉归西天。

.....

夜雾已是凄凄迷迷。出去半里路，他听到那女人撕心的叫喊，他后悔没在她大腿上刺上“张”字。

4 黑梅花

月钩风凄。这般天气，露总格外地重。

耿五座下的黑梅花引吭长嘶，哀号声如饿狼吼般沁入骨髓。他背上的汤姆冲锋枪机头大开，宽皮带里的驳壳枪和裹腿里的匕首挠得他心神不定。

他拍了拍马头，他们悄悄往暗月下的村庄走去。黑梅花的性子太急，走几步就要刨一下蹄子。这是一匹良种东洋马，日本人送给国军，国军赐给张胡子，黑梅花终于垫在了他这位骑兵连长的屁股底下。

他们一班人的马都用布包上了蹄子。他重又跳上马背的时候，汤姆冲锋枪已端在了他的手里。另几个人也拉上了马枪枪栓。他们从村子的四面往里合围。

张胡子的“可靠情报”说，有几个八路官儿今晚就宿在这个村子里。他们午夜便由县城起程，钻到了这个山脊窝里。钩月如镰。村旁枣林里秃秃的枣树枝丫手舞足蹈，分不清是风吼还是树枝的撕打声。村子里没有一星点灯光，没有一声狗吠。这时，耿五看见一团黑影子，瞬息间又听到那影儿传出尖刻的驴叫。黑梅花不知不觉向它的同类异性狂奔而去。他不知怎么动了动手指头。那驴重重倒在地上。黑梅花竟偃蹇地围着它跑了三圈。

他听到密集的枪声，看到房顶上冲他喷出的淡红色的火焰。他觉得胳膊上一阵刺心的麻疼。他看见万盏灯笼在面前狂舞……他醒了的时候，已在一个村子的边上。他仍趴在马背上，左右是宁一山和张黑子。他急问：“他们呢？”

“那几个弟兄都玩完了，要不是马快，咱们也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，情报有诈，八路是一个顶呱呱的排！”

他只轻轻夹了下马肚，黑梅花就唉儿唉儿叫着冲进村子。他狼一般地吼着，子弹毫不吝啬飞进一家家黑黑的窗户。黑梅花在枪声中激动地狂跳不止。

突然，黑梅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抽出被压的那条腿。马头上的黑血向他喷射而来，他并不躲闪，任凭血雨浇遍他的全身，让他成为“血人儿”。他伏下身，抚摸它头上的黑花：“伙计，你不该把头扬得那么高，挡住了我的枪口。”他又疯吼：“我杀了黑梅花，我杀了黑梅花！”

所有的子弹都泻进一扇窗户。他迷迷糊糊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是祖祖辈辈繁衍下来，生他、养他的村子。

他七十岁的老干爹，也做了黑梅花第二。

子 部

红 天 黑 地

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晃晃荡荡的日头刚爬出窝，九山套里的雾就打开了滚儿；滚得日头褪了红毛，雾小了。这时，那队人马浩浩荡荡绕山根、入山嘴开进了九山套。

鲁中军分区的戴傅方团长带着他的“老九团”跨津浦线、涉大汶河，进了宁阳地，目的是拔掉宁阳重镇葛石店围墙上那杆摇摇欲坠、却仍被一营伪军供奉的太阳旗。戴团长勒马观望百里山峦。

自这一天起，宁阳地里的英雄与孬种、王八蛋全出了场，死死活活、恩恩怨怨、红红黑黑的大“戏”唱得生动淋漓，一唱就是一千天。一千天的故事，篓子装不完、粗囤盛不下，搬上几辆轱辘轱辘的牛车吱吱呀呀不错辙地拉到今天。

起先，宁阳县大队政委张荣光和队长王振山，没以为那是八路老九团，便在枣林里安了一个连兵力和两挺陈旧的日产机枪等待着。他从那架“独眼”望远镜里看到了几里地上晃动的人头，实实在在有些慌张。他想，那是溃逃的日本兵？是新五军？“独眼”告诉他，那些兵精神激昂，那些兵步履整齐，那些兵连垂手可得的满坡红枣子都没摘一颗。他就忽地想起九团团长的名字。

他们向戴团长跑去。

百万株枣树，撒在九山、凤凰山、皋山、九山坡上，与梨、杏、柿、桃树组成巧夺天工的屏帷。秋风匆匆而至，百里红枣林终日泛着紫红的雾气。雾裹山，山携雾。缠绵出了这般生动的风景。戴团长在这红雾里使劲拍了王振山一掌，他们的笑声粗犷豪放，惊飞了一只孵卵的斑鸠，引来了那五双猫眼。

队伍散乱地撒在红枣林小憩。戴团长与王振山相对盘腿而坐。当王振山得知戴团长是来打葛石店伪军时，他激动地在绿草地上打了几个漂亮的滚儿。

“伪军就一个营么？”戴傅方问。

“就一个营，且军心涣散。”王振山说。

“张胡子呢？”

“据情报，他今天将宿陈家店。”

“去葛石店，路经陈家店，那就先刮干净‘胡子’，再‘住店’，剿掉这些王八蛋！”

“‘胡子’、‘眉毛’一把抓！”张荣光猛挥下胳膊。

他们的声音被那五双耳朵听得真真切切。

之后，九团与县大队一个连拐弯住进了樊家营。于是整个村子炊烟四起，煎饼、单饼、窝头、地瓜糊、榆叶面混合的气味弥漫开来。此时，那钩瘦月牙已挂在了屋脊上。

戴傅方觉得这单饼的味道和那次一样的香酥。他猛地记起了娘白线似的头发，多皱的颜面和那双把他驮出死亡的笋般小脚。他细看白纸似的单饼。

“吃！”张荣光看眼戴团长，“城里的伪军要来增援呢？”

“宰了鸡再剥狗！”他狠咬口饼，“这些王八！”

王振山说：“半夜出击？”

“半夜！”他又咬一口，“我娘最恨这些小日本的汉奸狗。”

“你也是咱宁阳人？”

“不，我娘在这里，我是一半宁阳人。真想她呀！”
张荣光和王振山都有些迷惑。

2

其实，那五个人住在黑山头的张现义家。

他们五个跟了县大队一整天，只是想弄几支好枪，做为今晚拜兄弟的进见礼。他们瞧见了满脸络腮胡子的戴团长和满枣林的八路时，腿肚子不免有些颤抖。他们还是听到了要刮“胡子”的消息。

五个人一走进黑山头村，就闻到了酒肉播洒的奇香。张现义已把供品放在门前的土香台上，油炸红眼鲤鱼，一方白生生的大肉、油炸酥肉、丸子和一只宰杀后别成展翅欲飞模样的红冠大公鸡，上面还放着一颗翠绿鲜亮的红根菠菜。那炉即将燃尽的三柱香火在供品前直挺挺立着。淡蓝色的烟，恋恋地围着供品打旋儿。再换上三柱香时，他们五个就骂骂咧咧推开了那扇枣树枝编的篱笆门。

“他娘的，要不是想摸底儿，我该去劫那个送信的小孔三。扣住他还不换个十支八支的好枪。”宁一山说。

“县大队这些驴×的，从哪弄来的那么多好家伙，竟有几支铮明瓦亮的‘汤姆’。”张黑子羡慕不已。

王冠三与耿五咕噜了一碗张现义的枣叶茶，脸上仍怒色难消。张现义说：“没让那些八路在脑袋上钻窟窿就是万福，人靠运气，上等的枪迟早会有的。”

耿五说：“没准儿真是福份，刮‘胡子’的情报不值几条上等枪？”

这时，就有个哼着小调的瞎子抱着罐酒走了进来。

八人跪在土香台前，八个碗里倒满了酒。王冠三匆忙把另一